细目的神韵

——中国女性眼睛的审美

肖 鹰

古代人物画的传统，是被尊为画圣的顾恺之立下范式的。《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谈顾公必须引用这个典故，讲中国人物画更无人敢绕过"传神写照"四个字。大家知道，所谓"阿堵"就是"目精"，也就是眼珠。顾公似乎要让国人知道眼珠在人物画中的重要性。

然而，令我们大失望的是，在今日能看到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顾公画作摹本《洛神赋》和《女史箴图》中，人物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线，眼珠是绝对看不到的。这当然不是"不点目精"，而是整个眼睛都只以一条"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张怀瓘语）的线描给代表了。这就是顾恺之画作的妙处：传神写照。无疑，在可见的画作中，顾公是"眯眯眼"审美趣味的"始作俑者"。

顾恺之是东晋人士，生卒年为公元348年-409年。在麦积山石窟第44窟塑有一尊阿弥陀佛。这是西魏时期，即公元535年—556年间的塑像。这尊女身化的佛像显然延续了顾恺之《女史箴图》的画风：长眉细目。它的两条修长的弯眉和一双细润的眼睛与如桃花初绽的双唇相配，为其方阔的面庞带来肃穆之上的慈祥和柔媚。这尊佛像被誉为"东方的微笑"的典范，它的确极其美妙地传达了东方女性含蓄幽妙的"笑"的神韵。无疑，它这一双如春风轻拂的柳叶一样妩媚的眼睛起了重要的传神作用。"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在此我们确实可用顾恺之此说作评。

[西魏]麦积山石窟第44窟，阿弥陀佛

唐代的佛教塑像，佛像和菩萨像以弯眉曲目为特征。所谓"曲目"，就是以瞳孔的位置和朝向，上眼睑或下眼睑有明显的曲度，甚至呈现角化现象。在敦煌壁画中，第71窟北壁的初唐壁画《西方净土变》中的两身"思维菩萨"像和第45窟北壁的盛唐壁画《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众听法菩萨，是典型的弯眉曲目像。曲目不仅突出了瞳孔（眸子），而且使眼神的传达更加直接，实际上更加女性化——眼尾被延长而且多上扬，如双羽欲飞，妩媚中更添灵巧。唐初的僧人道宣对这样的佛教造像变化持批评态度。他说："梵像造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令人夸宫娃如菩萨也。"（《释氏要览·卷三》）

道宣对唐代佛教塑像的不满，其实是不满其尊重生活的本土化和自然化。他说："今人随情而造，不追本实，得在信敬，失在法式。"（《释氏要览·卷三》）所谓"法式"，当然是指佛教塑像的原传规则；所谓"信敬"，则是指造像者对真实性和感染力的追求。就笔者所见，传为吴道子作《送子天王图》中五身女像，塑造了其后千余年中国仕女眉眼的典范。修长若柳枝一样婉延舒展的双眉，细润若初春柳叶般旖旎的两眼，含蓄缱绻而韵味隽永。眉和眼在轻微而近于平滑的波动中如双弦谐和，这是吴道子画风在女性眉目间的神韵。

观永泰公主墓等唐代皇室墓穴壁画，以及传世的张萱、周昉等擅长写绘仕女的画家画作，唐代女性的眉毛修饰是多种多样的，但大体不出两种类型：其一，短而粗直，如蛾翅眉；其二，细而弯长，如柳叶眉。如果细若琴弦、曲似新月，这样的眉毛也称为"蛾眉"，喻其纤细、弯曲如飞蛾的触须。白居易《长恨歌》写杨玉环被赐死前的境况的两句诗是："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蛾眉马前死。"在后世，蛾眉与柳眉，是两个异名而共指的经典词汇，共同指称女子眉毛的至上秀眉。相对于细长弯曲的蛾眉和柳眉的持续流行，短而粗直、呈八字型的蛾翅眉，虽然是张萱《捣练图》和周昉《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标志性眉毛，却并没有在后世持续流行。这两种眉风的传与不传，自然蕴藏着古代审美旨趣的幽致。

与眉毛形制的多样性不同，唐代仕女的眼睛却是以细长的柳叶眼为统率的。白居易《简简诗》说："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吴道子《送子天王图》中的女性和张萱、周昉仕女画中的女性是以柳叶眼为主的。宋徽宗赵佶临张萱的《捣练图》，显然强化了张萱原作女性眼睛的细润和含蓄。在这位皇帝画家的笔下，画上仕女们的细小的眼睛在她们丰腴阔大的面庞上飘忽如两叶嫩芽春柳。

唐人称美人眼，似乎只以"柳叶眼"名之。五代有以"星眼"喻美人眼。后蜀阎选《虞美人》词："月娥星眼笑微颦，柳夭桃艳不胜春。"《五灯会元·卷二》载双林善慧大士《四相偈》说："昔日曾长大，今日复婴孩。星眼随人转，朱唇向乳开。"《水浒传》写宋江的外宅女人阎婆惜"星眼浑如点漆，酥胸真似截肪。韵度若风里海棠花，标格似雪中玉梅树。"以星眼喻婴儿眼睛，称星眼如点漆，都是既喻其亮，更喻其小。明代唐寅是一位标树风尚的仕女画名家，他笔下的仕女皆是蛾眉星眼。在《小庭良夜图》中，唐寅展示给观众的仕女，是一位蛾眉星眼的少妇。这幅画中的仕女两只星眼呈倒八字状斜行上扬，将吴道子《送子天王图》中绘女身柳叶眼的笔法做了戏剧化的夸张运用。这两只八字上扬的星眼与其上的两弯蛾眉在欲即又离中展开恣意欢谑的游戏，眉眼辉映，这位小庭良夜下的少妇，真有"月娥星眼笑微颦，柳夭桃艳不胜春"的意态。

在明清文学中，星眼是非常流行的描写美女眼目的热词，《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名著均以"星眼"为美目的通用词汇。"星眼"一词的流行，大概要归功于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中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杂剧》，第二折张生自白道"觑他云鬟低坠，星眼微朦"，第三折崔莺莺唱词"星眼朦胧，檀口嗟咨，攧窘不过"。"星眼朦胧"是明清文学中写女子睡意、醉态和痴情的惯用成语。"星眼朦胧"，"星眼含悲"，"星眼迄斜"，"星眼秋波"，"星眼盈盈"，"星眼圆睁"……在明清小说，"星眼"的流行，实际上是以"星眼"代指一切美丽动人的女子眼目。然而，以细润和娟秀为美，则无疑是中国女性眼睛审美在明清时代的定格。

在《红楼梦》第三回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曹雪芹描绘的宝玉眼中所见黛玉是"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冯梦龙撰《醒世恒言·乔老爷乱点鸳鸯谱》中形容少女刘慧娘说："蛾眉带秀，凤眼含情，腰如弱柳迎风，面似娇花拂水。"曹雪芹描写林黛玉也许是从冯梦龙此处文字化出，不同的是，曹雪芹着重描绘出了黛玉眉眼的朦胧、含蓄。曾朴的《孽海花》写新科状元雯青邂逅十五岁少女彩云，眼中所见也是"两条欲蹙不蹙的蛾眉，一双似开非开的凤眼，似曾相识，莫道无情，正是说不尽的体态风流、古姿绰约"。曾朴显然是化用了曹雪芹描写林黛玉的意象，而且着眼于眉目的婉约和朦胧韵致。

林黛玉的眼睛是什么类型的？曹雪芹在其传世的《红楼梦》八十回原著中，没有直接说过。第七十四回，王夫人曾对王熙凤说晴雯长得"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第五十二回，宝玉告诉小丫鬟坠儿偷平儿手镯的事后，"晴雯听了，果然气得蛾眉倒蹙，凤眼圆睁"。据这两个情节，我们也许可以说黛玉与晴雯一样，也是一双"凤眼"。但是，第二十六回，宝玉去潇湘馆看黛玉，此时黛玉困睡初醒，"宝玉见他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若依此情节，我们又该说黛玉的眼睛是"星眼"了。其实，凤眼与星眼，在明清文学中，并无分别，均指女子秀美的眼睛。"蛾眉倒竖，凤眼圆睁"，"柳眉倒竖，星眼圆睁"，都是指女子怒目相对的神情。同理，曹雪芹用"星眼""凤眼"喻指黛玉的眼睛，并非特指，而是采用时尚通用喻指女子美目的称呼。

第三回写出现在初入贾府的林黛玉眼前的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第二十八回写宝玉细看薛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林黛玉的眼睛，笼眼含情，蹙喜朦胧，绝然不会是尖锐明晰的丹凤眼，也不会是圆润妩媚的水杏眼。林黛玉的眼睛定然比薛宝钗的眼睛细小。但曹公并没有认为宝钗美胜黛玉，不过是"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宝钗在瞬间令宝玉倾倒，不是以杏眼取胜，而是宝钗褪下腕上的红麝珠串时露出的"雪白一段酥臂"让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李白《怨情》诗说："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第三回，宝玉初见黛玉，因见其"眉尖若蹙"，送"颦颦"二字给林黛玉做字。这不仅暗合了李白"怨情"诗旨，而且也呼应黛玉眉目的"笼烟含情"。以其细润、朦胧的神情，这双眼睛当属白居易笔下的柳叶眼无疑。

第五回，在太虚幻境中，警幻仙姑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梦游来此的贾宝玉。她这位乳名"兼美"、字"可卿"的妹妹，"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兼美难得，甚至是不可得——现实中的"兼美"秦可卿就早早夭逝了。贾宝玉虽未免动心于宝钗的"鲜艳妩媚"，但钟情的却是林黛玉的"风流袅娜"。不独贾宝玉，恶少薛蟠也为林黛玉的风韵倾倒。第二十五回，宝玉、凤姐中魔，大观园内乱麻一般之际，薛蟠"忽然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钗黛相对，将林黛玉写成正邪共赏的"风流"典范，这自然表现了作者曹雪芹在"妩媚风流"和"风流袅娜"两种女性风韵之间的审美偏向。然而，曹雪芹这样的审美偏爱，实不限于其个人趣味。清人和邦额《夜谭随录·董如彪》写狐精老叟育有二女，"长曰阿荀，身小而洁白如玉，妩曼双绝，为九姻所重；次曰阿嫩，修眉细目而微麻，婉妙殊甚。"阿荀洁白妩曼，有似薛宝钗；阿嫩眉目婉妙，近于林黛玉。黛玉与阿嫩所共同的"修眉细目"，确实是人所共悦的中国古典女性容颜美的菁华。

从画家顾恺之至小说家曹雪芹，中国文人画家偏爱"细目"，既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就自然而言，中国女性的眼睛是以细长为共性。宋代画论家邓椿分析中国与印度佛像的差异，就指出印度"佛相好与中国人异，眼目稍大"（《画继·卷十》）。就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偏爱含蓄的趣味，"似有若无"的眼神才婉转动人。西方人以眼大为美，荷马写宙斯夫人赫拉，称其为"牛眼睛的天后"，这就为西方文艺描写女性美眼定下了基线。我们的祖先们，大概是不可能接受一位"牛眼睛的皇后"的。

中国文化传统中，今见最早具体描写美女容貌的诗篇是《诗经·硕人》，它写卫侯之妻、庄姜夫人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八佾》引用此后两句，《毛传》注："盼，黑白分"，马融注"盼，动目貌"。"盼"与"笑"相呼应，均作动词。"笑"写面容，"盼"写眼神。毛传注不确，马融注为是。明人钟惺云："巧笑二句言画美人，不在形体，要得其性情。此章前五句犹状其形体之妙，后二句并其性情生动处写出矣。"（《评点诗经》卷一）汤显祖《邯郸记·杂庆》中，卢生对崔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那一盼你道是什么盼，把你的心都盼去了。那一笑你道是什么笑，把人那魂都笑倒了。"曹雪芹写林黛玉正是发挥《硕人》描写美貌"得其性情"之妙。他不直写林黛玉的眼目形状如何，而是写其神情：笼烟含情，蹙喜朦胧。读者不能确定林黛玉这双眼睛形状究竟如何，但是能感受和想象它们细润幽妙的神韵。中国诗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中国画所谓"无画处，皆成妙境"，落实在曹雪芹的笔下，就是林黛玉的修眉细目予以读者那无以名状的神韵。

其实，在人类造型艺术史中，眼睛的突出，是很晚的故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以眼神的无限意蕴而万口传颂，已是人类16世纪之初才有的业迹。追溯人物画史，似乎中国画家并不将眼睛放在首要地位，而是使之被统摄于包括全部形体在内的画面的整体气韵中，所谓"传神写照"的真谛，实在不是作为实体的"目精"，而是全幅画面的神韵，这就是南朝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气韵生动"。谢赫说："若拘于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可谓微妙。"中国审美精神，着意万物交流的微妙神韵。我辈传承文化精华，又岂可拘执于两个眼珠的大小有无？

笔会

谈艺录

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

唐寅《小庭良夜图》

昨日重现

王 瑢

我的一位诗人朋友X，山西临县人，素日里寡语少言，偶尔酒酣耳热便仰而赋诗。酒壮怂人胆，他冷不丁立起身来引吭高歌，"花儿还有重开日，人生没有再少年……"双目紧阖，面朝天高昂着头，耳不旁听，如入无人之境，只是倾尽全力"哎嘿呦哟"地唱下去，唱下去。这首山西民谣，歌词原本极其简单，X每唱完一段，最后总喜欢加上一句"可怜人哪！"席间有人正捋臂揎拳拼酒，听闻此言，酒杯停在半空，仿佛给人按下暂停键。在座之人的内心，亦无不为之震颤，而每到此时，我则呆坐一旁怔怔痴听，眼眶里汪着泪却浑然无觉。

有人走至窗前把随身携带的口琴掏出来。琴声呜咽。不远处的小区绿化带里繁花盛放，柳条生出嫩芽，仿佛才刚谱写的春之音符。梧桐树枫树银杏树挤挤挨挨，高大而静默，他们是"春之交响乐"剧场幕间休息的大批观者。

青草年复一年，飞雁南去北来。孤独携手困苦，于人世间绵延不绝。然而一旦回想，昔日的苦难与酸楚，便若那落雪般发出沙沙轻响。伤痕无形无影，于幽暗中兀自变得清晰生动起来。吟唱者与吹奏者，彼此腹心相照，众人一时都寂然。

那日，窗外忽然轰雷掣电，闷雷炸响后隔了几秒骤雨大作。电闪飞光裹挟着萧瑟的雨声与琴声，沉默的力量远要比高语喧哗来得更为猛烈。也就在那一瞬间，我终于恍悟，人之可怜原本并不在金钱之多少，或官爵之高下。光阴它片刻不歇，从每个人身边快马加鞭。红颜渐衰，英雄迟暮，韶华刹那至垂暮。我的青春小鸟你慢慢飞呵，慢慢飞……

时光不待，漠然而急切地只管湍流向前，比那江河湖海之水流得更快更决绝，且一旦流走便再不回首。纵然是片刻的停歇亦惘然。

每每听到X唱歌，欢愉的心情莫名给沉重紧紧束缚，胸中五味杂陈。小时总盼着快快长大，然而长大似乎总在瞬息之间。且长大后的时光一发而不可收。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但人往往只在成年以后的某一个时刻方才恍然，"梧桐叶落已成秋，人事已非难复留……"

山西民歌多且杂，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极短。寥寥几句，吟唱起来颇有点像远古民谣。然虽短，却引人遐思——"哥拉你的手，哥亲你的口，拉手手，亲口口，哥领你往旮旯里走……"民歌的特点，究其根本，干净、率真，浅入浅出，仿若白石之上湍湍流淌着的一股细泉。

记得幼时我家住学校大院，隔壁新搬来一家人，女主人祖籍黑龙江，嫁到太原三十多载，开口一句"唉呀妈呀"，镜头感十足。那年春节，盛邀之下去做客。进得门来，她拿出厚厚一本相册，一张张慢慢翻看，追忆属于母亲那个年代的时尚印记。特殊年代，很多照片都被丢进炉子一把火烧个精光，青春只在照片中得以永驻。然而毕竟已远若尘烟，那么清晰又那么模糊，无可言说的昨日重现。

感恩岁月静好。亘古的民歌如今仍能耳闻并得以传唱，因民歌自有其穿越时空的力量。不禁想起我第一次出远门。十七岁。独自去参加入学前集训。路远，又不熟。秋天的陌生城市，我走走停停，看见交警立刻上前。手里捏张通知书按图索骥，无奈路盲，难辨南北西东。正午时分走在人烟寂寥的马路上，顺着一面很高很高的红墙走，脚下落满银杏叶。一阵风掠，金色的蝴蝶在眼前摇曳飞舞，走至红墙的尽头豁然间空阔起来。路左边是民居，另一边商店的高阶下，空地上挨挨挤挤围聚不少人，耳畔锣鼓声咚咚咚敲着，唢呐特有的高昂婉转，一个女高音在唱：

三月里天气暖
花开满山红
地上人儿多
大家就忙春耕
啊哎呀我的哥
五月里五月五，
肩上扛锄头
走出去转回头
看见我的心上人……

熟悉的家乡旋律，我的眼泪顷刻涌上来。

纵然明白覆水难收，往事难再续，但回忆总令人心生感慨。故乡的烙印，早已不知不觉在心里生根。想起奶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节气不饶苗，岁月不饶人……"立于一年中的某个时刻细细咀嚼，着实令人心颤。

风花雪夜，爱与哀愁，悉数给囊括于人世间的这么一句俗语里，如同微风拂面，江水烟波，美好与欢乐转眼便逝去。人生瑰丽梦一场。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好好活在眼前。

今夏魔都少雨多阳，偶尔兴起写字，只写给自己看。

『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

父亲的书房名曰"不二居"。言下之意，男子汉说一不二。记得我买新房后搬家，乔迁之喜，请父亲给题几个字。他照旧一脸沉默，不置可否。我不气不恼，亦不催。待等某日忽然兴致来了，没请他写，他倒提笔连写带画。书案上常年备着宣纸。

窗外蝉鸣片刻不歇，越热越叫，如同大合唱。但如果听不到蝉叫，夏天就算白过。想起父亲那时最喜欢临摹白石老人的蝉。一种黑蝉。据说先生笔下的蝉无论落在什么地方，通通都头朝上。别人惶惑不解，蝉的身体重量大都集中在头部，头重脚轻，还不翻跟头？老人才不管，照样画头朝上的蝉。

想起有一次，父亲的某位挚友高升，特送来请柬。"送什么礼物好？画幅清代的'顶子红'？"父亲站在窗前喃喃自语，"四方通达，八面玲珑……吉祥！"即刻动笔画一只红顶鹤。

我在边上汲汲忙忙磨墨、调色，才刚把纸铺开，父亲立刻拿掉又换了一张，"画鹤，最好是原比例，四尺对裁！"听得我一脸茫然。

提及砒霜，尽人皆知乃是毒药，但给其冠以"鹤顶红"的名号，邪恶似乎便有了某种隐晦的美好。很多人以为"鹤顶红"不过就是鹤头顶上的那一块。以讹传讹。其身上本来灰色的羽毛，随时间会一点点脱落，直至蜕变为成年丹顶鹤的黑白色。而此时鹤的头部，开始慢慢"谢顶"——这块头骨上的毛细血管异常丰富，故而导致裸露在外的头皮呈现出鲜焕的红色。有细心之人发现，雏鸟与未成年丹顶鹤头顶是没有这块红色区域的，直至长到两岁以后方才渐渐显现，且成年雄性要比雌性的颜色更艳丽更夺目。

待等凛冬来临，鹤与人一样，心情因萧瑟苦寒而变得郁郁寡欢，其头顶的红色区域亦自会缩小——可通过观察红色的即时变化，来确定鹤的健康状况。如若红色不是特别耀眼，甚至黯淡无光，极有可能身体抱恙。倘若一只鹤得以幸福康健安享此生，待其寿终正寝之际，这红色自然消失不见。

父亲做事向来沉谋研虑，诞生于其笔下的鹤，亦无一例外皆正值青春少年。那日，跃然纸上的鹤分外艳红而粲焕，父亲画得来了兴致，提一笔，勾两勾，退后站定自夸道，"好！艺术！"